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剑海腾龙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剑海腾龙



（加）二二二二二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剑海腾龙



（台湾）三民书局

剑 海 腾 龙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48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ISBN 7-6484-0195-5

(上、下)册定价:28.80 元

内容介绍

《剑海腾龙》是以明朝弘治年间武林风云变幻为背景，描写忠厚善良的侠士龙中海为代表的武林豪杰，以挽救江湖大劫为己任，与欺世盗名的伪善人长春子为首，掀起腥风恶浪、血沃中原的武林败类作殊死搏斗的故事。

英俊聪明的龙中海，身负深仇血恨，虚心求教于明师，苦练两仪心法，参研电剑心诀及其攻防绝窍，内力与艺业精进，已达化境。几经生死，几度悲欢，在众侠士协助下，终凭一颗赤心斩除邪门歹徒，扫清了祸患江湖的“龙虎风云会”，拯救了武林，赢得了素素与银凤的忠贞爱情。其间的格杀争斗，令人瞠目；缠绵蜜意，使人羡慕；缱绻柔情，叫人醉心。故事情节错综复杂，迷离变幻，波澜迭起，惊天动地，扣人心弦。通览此书，不失为一种最美好的享受。

晨光熹微！

清风拂面。

踏着晨曦向南赶的中海，心胸感到无比的凉爽。

中海他化装成一个背部微驼的庄家汉，脸部变成黄中带黑的风尘苍色，买了一匹健骡，将剑囊藏在垫下方，向南急驰。

这匹骡儿居然脚程甚快，卯牌正动身，已牌正便到了濯马庄。

两个时辰赶了五十里，以骡子的脚程来说，不快也不慢。

伫立了一会儿，骡子又继续向前慢慢地走着。

路右的客栈已关门大吉，路左的小饭店仍然在营业，外面的炉子热气腾腾，一名店伙在店门外招呼拴马桩上的三匹坐骑，显然店中已有食客。

骡儿蹄声轻响，中海到了。

店伙计瞥了骡背上的中海一眼，丢下伙计迎上说：“老乡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中海一怔，滑下骡背讶然问：“老兄，你怎知小可不是本地人？”

“哦！咱们南北数百里地，可没见过用骡子当坐骑的，你老必定是贩货的行商，省些脚力用骡子代步，是吗？”

中海心中苦笑，自己以为骑骡子可以瞒住身份，岂知竟然连一个店伙也瞒不了，讪讪地说笑道：“不错，小可徐州贩货，赔了老本，只剩下这匹骡子充场面了。”

“老乡，天色已近午了，这儿到黄酉集还远着哩，何不在敝处进食？”店伙转变话题，开始招呼顾客。

中海确也想吃点东西，信口问：“贵地如何称呼？酒不坏吧？”

店伙接过他的缰绳，笑道：“小地方，叫作濯马庄。老乡，不是

敝店夸口，酒菜小食一应俱全，风味之佳，走这条路的官客，莫不交相赞誉，确是不同凡响，请店里坐，请。”

听说这儿就是濯马店，中海心中一动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居然无意中撞上了。

接着，他的目光落在路石余烬犹在青烟袅袅的庄寨，没来由地心生警兆，忖道：“看样子，这座濯马庄绝不是失火，会不会是被人纵火呢？黑旗令主既然有人在这儿，这场大火绝非无因，我倒得留心探出些消息来，也许施姑娘曾经在这儿和他们冲突。”

他关心施姑娘的安危，也希望在这儿能找到安庆双丑，便泰然踏入店中，在墙根下一副座头上落坐，叫来了酒菜，目光向对面的客棧看去，向伙店问道：“小二哥，贵地只有二家店，怎么青天白日对面……”

店伙摇摇手，抢着说“客官，这些事于客官无关，最好少问为妙”。

邻桌有三名食客，都是青衣小帽的行商，靠门口的一桌，一个衣着破烂的食客爬伏在桌上，似乎睡着了，桌上的残菜剩饭都冷了，杯盘狼藉。

这时，这人突然抬起头，伸了个懒腰，打个阿欠，睡眼惺忪地说：“伙计，结账，我不再等啦！怎么好半天了，翟大爷还没回庄？”

伙计一面收拾杯盘，一面笑道：“白爷，依小的看来，可能还没将那两个女人捉住，何时回庄难以预料啊！白爷何不改天再来？”

中海由褴褛的食客看去，心在一动，这人穿得虽褴褛，但红光满面，细皮白肉，红润的肌肤证明这人绝不是个穷汉，年约四十左右，两太阳穴高高鼓起，一双大眼精光四射，破夹衣下摆，有物鼓鼓地伸也，是刀鞘。

大汉满脸不耐烦，愤愤地说：“见鬼！难道说，只为了追两个女人，庄中的人就关上寨门不接待任何外客吗？岂有此理！”

店伙突然放低了声音问：“白爷，你的事当真紧要吗？”

“怎么，我从南阳不分昼夜兼程来通风报信，还能不紧要吗？我

还得往回赶呢。”

“白爷，这样吧，在下替你转达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

白爷略一沉吟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吧，你转告翟大爷，说是南阳的费爷被人打断了一条右臂，要他派人前往助拳，越快越好。喂！你说，翟大爷要捉的人到底是谁？翟大爷英雄了得，店中高手如云，难道说，两个女人便居然敢在庄中放火，又居然逃入牧场走了。”

店伙点点头，说：“不但人被逃入牧场，还被杀了好些高手呢，这两人是谁我弄不清，听说有一个姓施，女扮男装十分了得。”

“逃入了牧场，岂不是追擒雪望了吗？”

店伙得意地笑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哪有那么容易？翟大爷有不少朋友散居在牧场中，而且成……而且另有一批朋友加入搜捕，所有的通道全加以封锁，岂能容易脱身？只是牧场地方太大，藏匿容易短期间不易将人搜出而已。”

白爷站起向店外走，一面说：“我还得到汝宁请人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必须赶一程，费爷还在家等候消息呢！请你转告翟大爷，费爷正等候朋友的援手，现在度日如年，望穿秋水，务必请他设法帮帮忙。”

“在下定将白爷的话转告，请放心。”

两个人的话说得很低，但中海却听了个字字入耳，越听越心惊，只感到热血沸腾，匆匆会过了账便往外走，到了店外向庄中看去，在这刹那间，他已决定了行动的大计，上了骡，他向南走了里余，向右穿入一座树林，将骡子拴在隐蔽处，略加收捡便重新往回走。

濯马庄四座寨门闭得紧紧地，寨墙上似乎看不见人影，只有瓦片，场中升起的袅袅青烟，不时听到一两声马嘶。

中海先接近庄南，自语道：“我必须引出一个人来问问，先摸清内情再说。”

他故意装得鬼头鬼脑，在寨门前东张西望，果然不错，不久便

奔出三个大汉，他扭头就跑，向荒野中踉跄急逃。

三大汉纵走如飞，随尾急追，一个破口大骂道：“狗东西！站住！赁你这种三脚猫小贼，也敢到咱们庄上来踏盘子？”

中海故意放慢脚步，引他们来追，踉跄奔入一座树林，故意踢中一条树根，“哎”一声惊叫，扑地便倒。

三大汉同声狂笑，抢上两个人，一左一右分抓中海的两膀。

中海双手一勾，一跃而起，双手分勾住两人的左右脚，两大汉立即“砰”两声仰面摔倒。

后面的一名大汉大吃一惊，百忙中居然能出手反击，踏进一步右拳突出，“噗”一声击中了中海的背心。

中海浑如未觉，丢掉抓起的两大汉双脚，旋身就是一掌，“噗”一声劈中从后面袭上的文汉左耳门，大汉“嗯”了一声，向侧冲倒，昏厥了。

被仰面扳倒的两大汉心胆惧寒，知道遇上了硬对头，不逃才是傻瓜，向前急滚，爬起就跑，一个脱口大叫：“救……救命……嗯。”

中海不许大汉再叫，伸脚一勾，大汉向下仆倒，他赶上去在大汉的背心端了一脚，大汉立即昏了过去。

他拦住最后一名大汉，笑道：“老兄，咱们商量商量，慢走。”

大汉闪身夺路，正想喊叫，中海如影附形截住，叱道：“你叫，大爷要叫你永远叫不出来，不信你就试试？”

大汉不甘心，右拳兜胸来一记“黑虎偷心”。中海伸手一拨，回敬一招“霸王敬酒”，“噗”一声正中大汉的下额，大汉倒飞出八尺外，“砰”一声跌了个手脚朝天。

中海赶上一脚将大汉的小腹踏住，冷笑道：“老兄，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点点花拳绣腿功夫，免献丑岂不少吃苦头。”

大汉的脸色象死人般苍白，双手排命去扳踏在小腹上的脚，双腿想将身躯翻转，不住乱踏，可惜只是白费劲，宛如蜻蜓摇铁树，动弹不了，只好死了心，喘息着叫：“老……老爷，轻……轻些，爷爷……爷台……”

中海抽回脚，席地坐下说：“老兄，坐下说话，大爷向你打咱消息，说不说由你。”

大汉魂不附体地坐起，不住揉动着小腹和下巴，好半晌方缓过气来，吸着冷气问：“阁下是……是要……要在下出……出卖主人吗？”

中海摘了一根草，无意识地放在口中咬着，紧吸住对方的眼神，淡淡一笑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大概是。”

“你休想在在下的口中套出任何事来。”大汉色厉内荏地答，还想充好汉。

“真的？”中海仍然若无其事地问。

“在下绝不虚言。”

“那……那真抱歉，不说也罢。”中海吐掉草叶冷冷地说。

“阁下不会向我一个看门的人为难吧？”大汉已看出中海的脸色不对，骇然问。

“大概会的。”中海阴阳怪气地答。

大汉往后挪退，恐惧地问：“你……你要怎……怎样对……对付我？”

“你想想看好了。”

“用……用强迫取我的口……口供？”

“不，大爷说过的，说不说由你……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大爷只好杀了你，再问你的同伴。”中海站起说。

大汉惊得魂飞魄散，恐怖地叫道：“你……我知……知无不……不言，不要杀我。”

中海重新坐下，冷笑道：“你很识时务，老兄，昨晚的施姑娘下落如何？”

“不……不知道，大概……藏在还……还藏在牧……牧场。”

“牧场在何处？”

“往西一带丘陵地带，都是本庄的牧场，牧场有三处，一在北，

一在西，一在西南，距北约有十重地，牧牛场一在西南，一在南面。”

“贵庄主共去了多少人追捕？有名的人和主事的人是谁？”

“去了约两百名左右，主事的人是小襄王成少会主，其他的人有……有……嘿旗令主，天南三剑等人。”

“安庆双丑是否在内？”

“在，他们……”

“他们是在下的死对头，大爷正要找他，老兄，到牧场该怎样走法？怎样才能找得到安庆双丑？”

大汉听说是找安庆双丑的，松了一口气，镇定地说：“由这儿向西走？有路直通马场，牧场管理所，安庆双丑可能随令主的人在西路把守，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。”

“这就够了，老兄，谢谢你，委屈你老兄在这儿等候消息，着！”

声出人移上，手一伸便扣住了大汉的咽喉，食拇指向前低，大汉吃力地挣扎，片刻便昏软了。

中海将三名大汉的腰带解下，剥一人的衣裤换上，头巾包得低低的，然后把三大汉分别捆在树根上，点上他们的睡穴，窜出树林向东急掠。

他避开道路，沿路左急奔，利用草木掩身，小心奕奕地向西掠去，渐渐地，前面已可看到不少人影了。

“我得找人带路才行。”他想。

机会来了，后面隐隐传来急骤的蹄声，他向道路接近，藏身在沟中，从蹄声判断，来了一匹马，正好。

蹄声渐近，接着，东面隐隐传来金锣的振鸣，他抬头向西望，发现西面先前所见的人影，正逐渐向西移。

远远地，一人一骑出现在视线内，马上乃是一名青衣骑士，骑术甚精，安坐雕鞍豪气飞扬，看清了四周的光影，中海决定了擒人的计策，伏地掠出路侧，爬伏在地上不时抽动着手脚。

蹄声渐近，马上的骑士，在十丈外便发现了在地上挣扎的中海，吃了一惊，缓下坐骑奔近，勒住缰绳叫：“喂！怎回事？受伤

了？”

中海故意不加理睬，仍在吃力地伸展手脚，作势爬起，但经于无法支持身躯。

骑士耀下雕鞍，挂下级，俯身伸手去扳中海的身躯，想将他扶起。

中海在身形刚起的刹那间，突然转身，一把扣住骑士的右肩，象一把大铁夹，大拇指制压住肩井穴右手的飞刀尖已抵住对方的胸左心中，笑道：“老兄，你来得好。”

骑士骤不及防，肩井被制，已经浑身发软，再看刀尖已抵在心中了，惊得顶门上走了真魂，恐怖地叫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是谁？”

中海一掌劈出，正中骑士的右颈根，骑士应掌昏厥，他一手挟人，一手牵了坐骑，掩入树林中，将骑士弄醒，拉脱对方的肩关节，然后在树根上坐好，含笑注视着神智渐清的骑士，一面用飞刀削一根小树枝，一面问：“老兄，你贵姓大名？”

骑士想爬起，手却无法用劲；惊惶地吸腹挣扎起上身，哼着冷气问：“尊驾是谁？为何……”

“别问我，老兄，我在问你呢。”中海笑答。

“在下姓冯，名兴隆。”

“哦！久仰久仰，原来是冯兄。”

“阁下认识我？”

“这不就认识了吗？”

“你用诡计将冯某擒来，有何用意？”

“向你打听一些小事。冯兄，金锣狂鸣，有何要事？”

“金锣发起处，就是发现敌踪的地方。”

“冯兄是赶去参予制敌的吗？”

“不，在下是于庄中保持联络的人。”

“小襄王的大驾在何处？”

“他将赶往擒捉两个女扮男装的人。”

“怎样可将小襄王找到了。”

“往锣声响处走，自可将他找到了。”冯兴隆干脆地答。

“你老兄在附近往来，为何没有人拦阻你？”

冯兴隆自得地说：“牧场是禁地，附近决没有擅自闯入前人。再说，凭我这身打扮，谁不知我是庄主的亲信？”

中海不再往下问，救兵如救火，施姑娘已被发现，必须赶快前往援手，不必多耽误了，他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谢谢你的合作，冯兄，请在这儿睡上一觉，在下要办事，少陪。”

说完，一掌将冯兴隆打昏，剥下衣裤和兵刃，不片刻便和冯兴隆换了衣着，飞跃上马，向锣声隐隐处奔去。

他走的是直线，越野循声急赶，不再经过木屋，加以小襄王召集手下时耽误了些少时刻，竟被他抄捷径赶上了。

马儿驰过一道坡脊，他发现右首不远处坡顶上，散布着不少提刀仗剑的黑衣人，其中九个黑衣人站在一处，全身黑长袍，袍袂飘飘，正向远方凝望，听到蹄声，黑袍人目无表情的瞥了下面狂奔而来的人马一眼，重行向远处望去。

中海深怕这些人前来盘问，驱马急赶，向坡脊上的人瞥了一眼，马儿狂驰而过，这瞬间，他依稀感到中间那位黑袍人的背景有点眼熟，但并未在意。

奔了三里左右，突见右首坡谷的牧马场中冲出六人六骑，蹄声如雷，烟尘滚滚，他加上两鞭，抢先越过坡谷口。六骑落后了十来丈，领先的一名青衣骑士大叫道：“前面是谁？等一等。”

中海岂能等？再加上了两鞭，大声答道：“有事须面禀少会主，诸位慢一步来，在下不能再耽搁了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冯兴隆。”中海叫，伏鞍狂奔，耳中听到有人说：“忠兄，看这人的装束和背上的剑，象是翟庄主的心腹冯兄弟，可能是庄中有事，赶来禀报的，他定然知道少会主目下在何处，咱们跟着他一起走。”

中海自练了克音之学后，对声音特别敏感，可以听得到常人不

易听到的声音，耳力特别锐利，在蹄声如雷中，他居然将后面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心中大急，忖道：“这怎么行？必须将他们摆脱才行呀。”

警锣声越来越近，他知道施姑娘仍未被小襄王所擒，就在前面不远了。

奔入一座丘陵中的盘地，眼前出现了散布在盘地中的牛群，后面紧随不舍的六人六骑，已拉远至二十丈外，他的骑术相当高明，后面的六骑无法将他追及。

他奔入牧牛场中，巨大的牛开始奔窜，被他的马冲得漫山遍野发狂地乱跑，果然阻住了后面的人，并将他们扔掉了，后面的六骑士中，竟然有在平丘集曾经见过面的十六煞神中的两个在内，假使他们追及，定必当场暴露了身份。

也因此一来，牛群奔窜中，他不得不向右绕场而过，转折之下，被他反而抄至小襄王的后方，避免了被对方劈面认出危机。

绕过牧场，远远地便听到震耳的蹄声，在淡淡轻雾的上方，仍可看升腾的烟尘，他心中一动，便加鞭向蹄声传来处急驰，估计出对方前进的方向，拦截对方的进路。

估计得十分正确，果然被他截住了，还比对方早到一步，他们在一丛矮树后相候。首先，他看清了第一匹马上的小襄王，心中大喜。

他等到马群冲过后，立即驱马跟上，二十余匹健马散漫地越野奔驰，后面的人在滚滚尘土中奔驰视线略受影响，何时多了一匹马，没有人注意，他逐渐于最后的一骑并行，但小心翼翼地始终保持一乘距离，免得引起对方的疑心，而且他谨慎地避免脸部于对方相照。

听警锣声已近，显然前面不远就是斗场了，该超往前面赶啦！

“啪啪！”他加了两鞭，靴后跟连撞两下，马儿被迫奋力狂奔，逐渐与最后一匹马并驾齐驱了，前面呐喊声如雷，所有的骑士全都加鞭狂赶。

冤家路窄，蓦地，右首的骑士扭头向他注视，突然吃惊地叫：“喂！你……你不是龙……”

中海也警觉地扭头向骑士看去，吃了一惊，老天爷，这家伙正是平丘集邱大爷手下的一名心腹打手，过去曾在金碧楼见过面，而且多次曾在楼中秘室进餐交谈，他虽易了容，但股型和神韵并未改变，逃不过有心人的法眼，被对方发现了。

事急矣！不得不铤而走险了，顾不了许多，对方龙字刚出口，他的马鞭已经脱手飞出，双方相距不足五尺，他志在必得，小小的马鞭以全力扔出，比刀剑的威力小不了多少，去势如电，一闪即至。

骑士的身手相当了得，可是变生仓卒，发觉中海有异，鞭影已然入目，想应变已力不从心了，百忙中向后仰身避鞭，并想狂叫告警。

岂知中海突然斜身飞离马背，向马背扑来。

“嗤！”马鞭掠过骑士的胸膛，胸部裂开了一条血缝。

“啊……”骑士狂叫一声，仍想恢复骑姿。

中海到了，一把接住缰绳，在跨上马背的刹那间，右腿猛踹，将骑士珠得飞坠马后，落在滚滚尘土之中。

前面锣声狂鸣，呐喊声震耳，吸引了所有的骑士的注意力，骑士的狂叫声，居然未引起前面骑士的注意，只有一名骑士扭头问：“喂！怎么回事？”

中海心中狂跳，硬着头皮含糊地叫：“马失前蹄，他坠马，不要紧。”

也恰在这危机一发间，前面的小襄王大叫道：“快马加鞭，列队！”

问话的骑士只看到中海丢弃的马向侧驰离马队，没看到后面烟尘滚滚中的坠马同伴，正待勒住马骑，小襄王的叫吼声已经传到，只好不再过问，坠马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，同时，任何人也不会疑心有人敢混入马队中来、中海的大胆，委实出人意表。

上了坡顶，已可看清下马马场中的景象了，四面八方人潮逐渐

聚合，远近的人全向斗场奔来。

中海大惊，心说：“我的天！既使将人救出，我怎能脱身？”

可是，险恶的情势并未令他退缩，他只知道施姑娘绝不能落在小襄王的手中，任何危险已不再令他恐惧，他已别无选择，必须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，救出施姑娘，在险恶的境遇中杀出一条血路来，马群向下狂冲，不久便看清了苦斗中的两个假男人，他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伏鞍向前冲刺。

小襄王所说的列阵，是指要他的四名心腹翼护在他的左右，真巧，映群双豪在小襄王的右方，形成右翼的两乘护卫，左翼的两骑，是小襄王的另两名心腹。

看清了两位姑娘的危机，中海不再顾忌，全力策马冲刺，超越了其他的骑士，从左翼驰上，快接近左翼的第三骑，将超出小襄王的马啦！

蓦地，四海游僧叫出了小孤人妖的名号。

接着，小襄王发出了怒吼：“小孤人格杀勿论，上！”

中海大吃一惊，心中暗暗叫苦，他不远千里追踪，志在拯救施姑娘，目下却是小孤人妖，糟了！他岂能为了五妖魔的小孤人妖，而冒这么大的风险？

他正想缓下坐骑，突然看清了施姑娘的脸庞，老天！确是素素，脸色虽变，五官依然是昔日的轮廓。

“是她！”他在心中狂叫。

这瞬间，小襄王已伸手示意勒缰。

他不顾一切，驱马狂冲，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在冲过第三骑身边的瞬间，拔剑挥出，这把剑是冯兴隆的，他的追电剑仍佩在腰中。

小襄王一见有人擅自冲出，刚叱出“退回来”三个字便看到剑影隐现，所以惊叫一声，喝问一声，“那是谁。”可是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剑虹一闪，双骑相擦而过，第三骑的骑士人头飞起，尸身下坠。

中海持剑的手抓住了骑士丢掉的缰绳，不但杀人，还夺马，一人两马向下冲。

变化太快太突然，这瞬间，所有的骑士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镇住了。

中海急冲而至，两位姑娘已命在须臾。

他用口咬住夺来的缰绳，自己的缰绳则扣在马鞍前的判官头上，接二连三发出五把飞刀，狂冲而至，口一松，放了缰绳厉吼道：“施姑娘，上马。”

阴山第二老的手刚抓近施姑娘的胸口，他不理会姑娘踢向小腹的脚，岂知“啞”一声轻响，一把飞刀射入他的左耳孔，耳孔是弱点，练武功的人，火候不练至炉火纯青之境，耳孔照样挡不住兵刃的全力一击。

“嘿……”他轻叫，只感到头部一震，飞刀沉重的打击力，将他的脑袋震得猛烈的摆动，手上的力道骤减。

“噗”，素素的脚，也在这瞬间中了老家伙的小腹。

素素的胸上方，老家伙的手急落，老家伙虽挨了一刀，重刀贯耳孔深处，但力已发，虽减了五成劲，仍然够沉重，素素“嗯”了一声，腿一软，向后摔倒。

老家伙飞退丈外，“砰”一声跌了个手脚朝天，接着，马蹄狠狠地在他的身上喘过，他的气功已散，被踹得血肉模糊，躯体的下半身简直不成形。

在同一瞬间，四海游僧一声惨叫，左肋贯入一把飞刀侧攻的第三老的左腿，飞刀柄闪闪生光，“啊”一声厉号，上身被飞刀的打击力道冲得脑袋向后仰，刺向小孤人妖的剑也随着后收。

这瞬间，四海游僧掷出的铁钵擦小孤妖人的右胯骨而过，砸下的方便铲也失去了准头，从小孤人妖的右臂外侧擦下，仅伤皮肉，而小孤人妖在全力扭身避招中，剑也拼全力扎出，拼个两败俱伤，扎入和尚的胸口。

五把飞刀全部中的，一把也没落空，两把飞也击中两名大汉，重围立解。

中海冲到，俯身滑下雕鞍，伸手抓着尚水倒地的素素右手，喝